

後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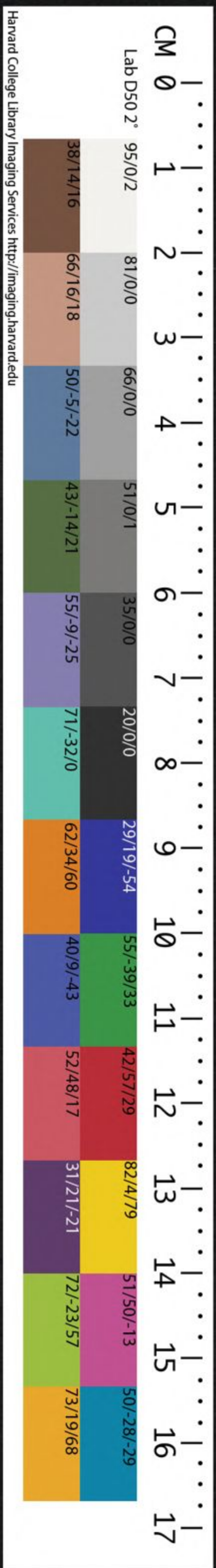
卷一百九之十下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83

T 2455/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後漢書卷一百九上

儒林列傳第一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

子

監

祭酒

臣

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

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
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

武五年乃脩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

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方領直領也委它行貌也委音於危反它

音以支反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

冠通天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朝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薄山所常服也衣日月續漢

志曰乘輿備文備法物之駕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有日月星辰也

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

騎法駕公不在鹵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

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盛清道之儀漢官儀曰清道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

以旄頭為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

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

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

計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前觀者門外皆其後復

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

劉放曰案文此受當作授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

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

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

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即白虎通義是又詔高才生

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

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眾家孝和

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
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
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
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倚席言不朋徒相視怠散
學舍頽敝鞠為園蔬鞠窮也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順
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
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
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
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
會之以此為常漢宮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學學生自是遊學

增盛至二萬餘生然章句漸踈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

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

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來書經字以合

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

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

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也使天下咸取則焉

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

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

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

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勝囊勝亦勝也音徒恒反說文曰勝囊也

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宜標名爲證者乃著之云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前書寬字子襄丁寬授田王孫王孫

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前書讎字子卿喜字長卿賀字長翁

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東郡京房受易於梁國焦

延壽前書延壽名贛別爲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前書直字長翁傳易

授琅邪王橫爲費氏學前書橫作璜字平仲本以古字號古文易

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爲高氏學母將

姓也毋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

立

劉昆傳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容儀

也前書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以容爲禮官大夫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

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劉向別錄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前書甄

文志曰雅琴龍氏名德趙氏名定韓子曰師曠對晉平公曰昔黃帝合鬼神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

風伯進婦雨師灑道作爲清角今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

餘人每春秋饗射堂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

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
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
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
犢山中郡國志河南郡有負犢山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
於江陵光武聞之卽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
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
守先是嶠崑驛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
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
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
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

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入
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
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
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爲
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洼丹傳

洼丹字子玉

風俗通注音圭

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

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
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丹
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爲大儒十七年卒於官年七十

時中山鮭陽鴻字孟孫姓鮭陽名鴻也鮭音胡瓦反其字從角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爲少府

任安傳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于家

楊政傳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范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義政傷胷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乞讀日氣卽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爲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壻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論常切磋懇至不爲屈撓嘗詣揚虛侯馬武武難

見政稱疾不為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以為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為交友其剛果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傳

張興字君上潁川鄢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為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為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

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為梁丘家宗著於籍錄十四年卒於官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傳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

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訴遂致禁錮世以是爲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勅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謬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

韓詩外傳曰昔

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知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徒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

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卽勅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時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農太守

孫期傳

孫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

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前書云濟南伏生名勝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

生前書字伯和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

相傳至曾孫歐陽高高字子陽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

侯都尉都尉名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

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

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姓都尉朝名朝

授膠東庸譚為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歛傳

歐陽歛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

至歛八世皆為博士歛既傳業而恭謙好禮讓王莽時

為長社宰長社今許州縣也更始立為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

原武見歛在縣脩政遷河南都尉後行太守事世祖即

位始為河南尹封被陽侯被陽故城在今淮州高苑縣西南建武五年

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

異迹九年更封夜侯夜今萊州掖縣歛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

九年徵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

生守闕為歛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

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

書求代歛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歛學為儒宗八

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歛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為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歛命書奏而歛已死獄中謝承書曰

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中後以公事左遷淮陽王廐長

歛掾陳元上書追訟

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嗣

復卒無子國除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歛受尚書門徒三

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

陳弇字叔明亦受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為蘄長續漢

書曰弇以尚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翕翕翔翔

牟長傳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

因氏焉長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祖建武二年大

司空弘宋弘也特辟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

免長自為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

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

章句復徵為中散大夫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以隱

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以為博士道物故

在路死也案魏臺訪問物故之義高堂陰答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死者無復所能於事也

宋登傳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為太尉登少傳歐陽

尚書教授數千人為汝陰令政為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為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傳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傳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

堵音者

少為諸生幼習歐陽

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

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

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

前書王莽居攝二年廣饒

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

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巴郡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章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說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其後莽封發為說符侯

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盱忘食夜分不寢

盱晚也

自以為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

說苑曰伯牙子鼓琴

其友鍾子期聽之志在於山水子期皆知之子期死伯牙屏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惠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堊墁有泥墁之也堊音於各反墁音莫干反蠅翼薄也

後三遷長陵令永

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

繫免官及出歎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為察

察而遇斯患乎

劉放曰何謂察察案文謂當作言何故為此察察也後人不曉為謂多相亂也

也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傳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為守丞防以未冠謁去

禮男子二十冠自以年未成人故請去謁請也

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

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

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
八卒於家子舉自有傳

孔僖傳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

毛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

為建新大尹莽改千乘國曰建信又嘗勸子建仕對曰

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

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崔篆孫駟復相友

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發書歎曰

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

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後勾踐滅吳吳

王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剄死。劉放曰駟曰然正文畫龍不成案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

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

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為善謂武帝末年好

神仙祭祀之事征伐四夷連兵三十餘年又信巫蠱天下戶口減半人相食筭及舟車官賣鹽鐵僖曰

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儷和之曰儷謂不與之言而傍對也儷音

仕鑒反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駟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

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詣吏受

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

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

萬曆二十四年刊

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
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
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
人也誅責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言政
教未有過失也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
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
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
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闕陛下心自今
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
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

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

國語曰魯

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也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

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

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

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

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

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

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

濩周曰大武

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

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

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

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

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

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

觀各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

崔象所作易林也

謂為不吉

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

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並

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

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

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

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青乃召季彥見於

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

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

皆惡之舉孝廉不就三年年四十七終於家初平帝時

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追謚孔子為褒

成宣尼公

劉放曰案文此少一公字

及王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

世祖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

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

初國絕臣賢案獻帝後至魏封孔子二十一葉孫美為

崇聖侯晉封二十三葉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

封二十七葉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

親祠孔子廟又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為崇聖侯北齊改

封三十一葉孫為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

文帝仍舊封鄒國公隋煬帝改封為紹聖侯貞觀十一

年封夫子裔孫子德倫

為褒聖侯倫今見存

楊倫傳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為諸生師事司徒丁鴻

習古文尚書為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以不能

人間事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

千餘人元初中郡禮請三府並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

後特徵博士為清河王傳是歲安帝崩倫輒棄官奔喪

號泣闕下不絕聲閻太后以其專擅去職坐抵罪順帝

即位詔免倫刑遂留行喪于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是時

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人奏嘉臧

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乃

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領

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籍未受辜戮猥以垢臭改典

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

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釁穢既章咸伏其誅而豺

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百七

列傳

六

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讞當斷不斷黃

石所戒黃石公三略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

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惟陛

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

書奏倫探知密事微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結正其罪也鬼薪取

薪以給宗廟三歲刑也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

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將軍梁商以為長史諫諍不合

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勅司隸催促發遣倫乃

留河內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劓

頸不易九裂不恨裂死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匹夫所執彊於三

軍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升高寵以藩傅稽留

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遂徵詣廷尉有詔

原罪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絕

人事公車復徵遜遁不行卒於家中興北海牟融習大

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

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

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

尚書遂顯于世

後漢書卷一百九上終

軍國文自續帝六

命獻五首進

西面對三

入題

後漢書卷一百九下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下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為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

高詡傳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

般音卜滿反

曾祖父嘉以魯詩授

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傅嘉學哀平間為光祿大

夫詡以父任為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

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

詡徵為郎除符離長

符離縣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東也

去官後徵為博

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

賜錢及冢田

包咸傳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

曲阿今潤州縣

少為諸生受業長

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

姓右師

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

鄉里於東海界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

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

即位乃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

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

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

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

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

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奉
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
視八年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
和帝。

魏應傳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
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爲郡吏舉明
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
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

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
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
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
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
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
尉卒於官

伏恭傳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
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
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爲

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
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
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末平二年代梁松
爲太僕四年帝臨幸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
以爲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
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奉以終其身十
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
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子
壽官至東郡太守

任末傳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

繁縣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

少習齊詩遊

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
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
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
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
之

景鸞傳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
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
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

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薛漢傳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識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隄爲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傳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云

作詩題約義通案文題下當有脫字蓋合云文約義通也

召馴傳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爲少府

前書信臣字翁卿爲南陽太守吏人親愛號曰召父父建武中爲卷令

卷縣屬滎陽郡卷音

丘圓 倣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也 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為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為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楊仁傳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為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上音時掌反下同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漢官儀曰博士

限年五十以上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

令 人秩六百石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

戚為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

錢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

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

忠愈善之拜什邡令今益州什邡縣也音十方寬惠為政勸課掾史

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右署上司或貢

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

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

時人畏其節後為閬中令卒於官

趙曄傳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為縣吏奉檄迎督郵曄耻於厮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資中資中縣名今資州資陽縣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喪制服曄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于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衛宏傳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為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箋也薦成毛義也張華博物志曰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為北海相玄是郡人故以為敬云

前書魯高堂生高堂生名隆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

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

德字近君聖字於是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普為慶

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

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以後亦有大

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

克習慶氏學傳其子襄遂撰漢禮事在襄傳

董鈞傳

董鈞字文伯犍為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

元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前書平帝元始五年舉明經漢官儀曰今廩犧令一人秩

六百石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

言政事永平中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續漢志曰永平中以禮儀

識及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採元和中故事及宗廟禮樂

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為通儒累遷

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生百餘人後坐事左轉騎都尉

年七十餘卒於家中興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

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

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

九篇通為三禮焉

前書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

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

安樂彭祖為春秋嚴氏學安樂為春秋顏氏學前書彭祖字公

萬曆二十四年刊

子安樂字公孫安樂即睦孟姊子也

又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

博士梁太傅賈誼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

丁恭傳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

東緡今兗州金鄉縣

習公羊嚴氏春

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為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為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官

周澤傳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鴈池令奉公尅已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臧物班諸廉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冲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堪字子穉河南緡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正愛士大夫然一毫未嘗取於人以節介氣勇自行王莽

末兵革並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間堪常力戰陷敵無所
回避數被劊刃宗族賴之郡中咸服其義勇建武中仕
郡縣公正廉潔奉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及爲長吏
所在有迹爲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爲縣令謁府
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史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後
復仕爲左馮翊坐御下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官數月
徵爲侍御史再遷尚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祿勳堪清
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十八年以病乞身爲
侍中騎都尉卒於官堪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穉十
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

望數月復爲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
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
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
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漢官制此
下云一
不齋醉
如泥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初
中致仕卒於家

鍾興傳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
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
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

重復音複重音直容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

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

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

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甄字傳

甄字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教

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為州從事徵拜博士東觀記曰建武中每臘詔

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字復耻之字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

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稍遷太子少傅卒於官傳

業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常視家事講授嘗數百

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孝廉卒

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絕

樓望傳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

有稱鄉閭建武中趙節王栩光武叔父趙王良之子諡曰節聞其高名

遣使齎王帛請以為師望不受後仕郡功曹永平初為

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大司農十八年代

周澤為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太中大夫後為左中

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年八十

永元十三年卒於官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為榮

程曾傳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傳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嚴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玄

初為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官舉孝廉除為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為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為顏氏博士○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蓋下有宜字因誤宣氏此兩字也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傳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漆縣今幽州辛平縣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

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
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
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
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折難也音而多引之舌反
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
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
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
最爲通儒再遷尚書令及馬氏廢建初八年順陽侯馬廖子豫爲步兵校尉
坐投書怨謗豫免廖歸國育坐爲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卒
於官

何休傳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

樊縣故城在今兗州瑕丘縣西南

父豹少府

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
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
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
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
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
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與其師博
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言公羊之義不可攻
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

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服虔傳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為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穎容傳

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長平縣故城在今陳州西北博學多通

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劉表以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

謝該傳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釋行於世魏略曰詳字文載少

好學聞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涉詣許從該問難諸要今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杜畿為太守署詳文學祭酒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褊又不熟悉唯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也。劉放曰注徵拜博士十餘人案文須更有博士二字為是仕為公車司

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

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

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

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

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危運三年乃謹文記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

謹時靈帝崩後獻帝居諒闇初釋服也今尚父膺揚方叔翰飛尚父太公也毛詩曰

維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鶴彼飛隼翰飛戾天注云方叔卿士命為將也涖臨也鶴急疾

之貌也飛乃至天喻士卒至勇能深入攻敵王師電驚羣凶破殄始有櫜弓

臥鼓之次毛詩曰載櫜弓矢櫜所以盛弓言今太宜得

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會史之淑

性會參史魚兼商偃之文學卜商言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

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

疇匹若乃巨骨出吳史記曰吳伐越隱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

尼曰禹致羣臣於會稽山防風氏後隼集陳庭史記曰至禹殺而僂之其節專車此為大也

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

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

之故府黃熊入寢左傳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今夢

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邪對曰昔堯殛鯀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羽泉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

其或者未之祀也韓亥有二首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

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郟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為身如算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儁不疑定北闕之前

前書昭帝時有男子成方遂詣北闕自稱衛太子丞相御史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儁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躄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下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義也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

嗣立數出勝當乘輿車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吏白霍光是時光與張子孺謀欲廢王光讓子孺以爲泄子孺實不泄召問勝對言在洪範光子孺以此益重儒術士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

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

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爲祿故

入而不後日當更饋樂以鈞由余尅像以求傳說豈不能出也

煩哉史記曰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戎王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

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人矣繆公退而問於內史廖曰孤聞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王處僻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以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慮也乃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十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臣愚以爲可推錄所在召該令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

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劉向孫卿子後序所論孫卿事曰卿名況趙人也楚相春申君

以爲蘭陵令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萬曆二十四年刊

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為蘭陵令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前書匡衡為平原文學長安令楊興薦之於車騎將軍史高曰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試召置幕府貢之朝廷必為國器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吏薦衡於帝帝以為郎中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眾議而因不復補

許慎傳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汝南長卒于家汝音侯交反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蔡玄傳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徵辟並不就順帝特詔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為弘農太守卒官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

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橫又作鬻塾者蓋布

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經生謂博士也就之

者不以萬里為遠而至也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精廬講讀之舍羸擔負也其

者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

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崩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

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

從而繡其鞶悅楊雄法言之文也喻學者文煩碎也鞶帶也字或作幣說文曰幣覆衣巾也音

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

徒無二專也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誹誆之學各習

其師也亦法言之文也誆誆喧也音奴交友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

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

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

之間君道秕僻秕穀不成也喻政化之惡也朝綱日陵國隙屢啓陵陵

也遲也白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闕盜

之謀謂閭中勸皇甫嵩不從其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

議者謂董卓欲大起兵鄭泰止之卓從其言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

也言政化雖壞而朝久不傾危者至如張溫皇甫嵩之

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

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

無悔心昏主謂獻帝也札簡也折簡而召言不勞重命也繩約猶拘制也謂溫及嵩並被徵而就拘制

也暨乎剝撓自極人神數盡

易大過曰棟撓凶撓折也極終也言漢祚自終人神

之數盡撓音女教反

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

羣英謂袁術曹操之屬代

德終其祚謂曹丕即位廢獻帝為山陽公自廢至薨十四年以壽終

跡衰敝之所由致而

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

跡猶尋也言由有儒學故能長久也

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

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

史記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八臣

子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也

贊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

論語曰不知天之將喪斯文也言斯文未陵遲故學者分

門各自承襲其家業也

塗分流別專門並與精踈殊會通閎相徵

千載不作淵源誰激

說經者各自是其一家或精或踈或通或閎去聖既久莫知是非若

千載一聖不復作起則

泉源混濁誰能激之

後漢書卷一百九下終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上

文苑列傳第七十七上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杜篤傳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為御史

大夫前書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為御史大夫延篤少
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臥坐皆易其處也

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
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

後漢書卷三十一 列傳
一
薨光武詔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為誅辭最高帝美之賜

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

乃上奏論都賦曰臣聞知而復知是為重知臣所欲言

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不敢具陳昔般庚去奢行儉於

毫帝立紀曰般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般庚乃南渡河徙都於毫人咨嗟相怨不欲徙乃作書成周之隆乃即中洛周成王就土遭時制

都不常厥邑尚書曰不常厥邑十今五遷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王

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執同歸異術或棄去阻阨務處

平易淮南子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固矣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或據

下之伐我難也高誘注云明周公恃德不恃險也

山帶河并吞六國謂秦也或富貴思歸不顧見襲或掩空

擊虛自蜀漢出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錦衣夜行乃歸都彭城而高祖自蜀漢出襲即日車駕策由一卒前書成卒妻敬說高祖擊之也

或知而不從久都境塙謂光武久都洛陽也境塙薄地也前書張良曰洛陽田地薄四面受敵境音古臣不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楊

子雲作辭賦以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

都謹并封奏如左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輿

洛邑巡于西嶽光武紀曰甲寅西巡狩推天時順斗極楊雄長楊賦曰順斗

極運天關極北極星也言順斗建及二極北星運轉而行也排閭闔入函谷閭闔天門也函

谷故關在今洛州新安縣也觀阨於峭龜圖險於隴蜀其三月丁酉

萬曆二十一年刊

萬曆二十一年刊

萬曆二十一年刊

萬曆二十一年刊

萬曆二十一年刊

行至長安經營宮室傷愍舊京即詔京兆廼命扶風齋肅致敬告觀園陵悽然有懷祖之思喟乎以思諸夏之

隆遂天旋雲遊造舟于渭北航涇流

爾雅曰天子造舟造並也以舟相並

而濟也航舟度也音胡郎反方言言關而東或謂舟為航說文航字在方部今流俗不解遂與杭字相亂者誤也

千乘方轂萬騎駢羅衍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

衍布也橫絕流

度瘞后土

瘞埋也謂埋牲幣也爾雅曰祭地曰禮郊郊

禮郊郊

甘泉祭天所也

其歲四月反于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

關作大駕宮

大駕宮即天子行幸也

六王即高車廐於長安修理

東都城門

長安外城門東面北頭第一門也

橋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

霸漭西望昆明北登長平

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宮南也

規龍首撫未

央覲平樂觀建章

龍首山名蕭何於其上作未央宮撫巡也或云撫亦模其字從木覲視也

音麥平樂觀名建章宮名並在城西謂光武規模而修理也

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

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

恐西都置關所以拒外山東也

客有為

篤言彼培井之潢汗固不容夫吞舟

培井喻小也潢汗潢水也吞舟大魚

也且洛邑之淳滢曷足以居乎萬乘哉

音天鼎反滢音

鳥迥反

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以示姦萌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

示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為述大漢之崇

崇高也世據靡

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曰昔在強秦爰

初開畔

畔疆界也

霸自岐靡國富人衍卒以并兼桀虐作亂

衍饒也音以戰反桀虐如桀之無道也

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

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聚五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

秦高祖初至霸上五星聚東井干將劔踏滄海跨崑崙

楊雄長揚賦曰橫巨海乘崑崙此言蹈跨喻遠大也奮慧光埽項軍慧星者所以除舊布新也

故曰遂濟人難蕩滌于泗沂項羽都彭城泗水沂水近彭城地也蕩滌謂誅之也

劉敬建策初都長安太宗承流守之以文太宗文躬履

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賑人以農桑率下

以約已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曼美也

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偽之物不鬻於市故能理升平

而刑幾指富衍於孝景功傳於後嗣前書景帝時太倉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也

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鉤

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前書冒頓殺其父頭曼單于又為書使遺高后曰孤憤之

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

有易其校平城之讎校報也冒頓單于圍高祖於平城七日故報之也遂命票

騎票騎將軍霍去病也勤任衛青青為大將軍霍去病舅也勇惟鷹揚軍如流

星毛詩曰時惟鷹揚注云如鷹之飛揚也長楊賦曰疾如奔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

匈奴王庭也長楊賦曰遂獵乎王庭席卷漠北叩勒祁連漢沙漠也祁連匈奴中山名也

叩擊也勒謂銜勒也橫分單于屠裂百蠻百蠻夷狄之總稱也燒剽帳

繫闕氏單于妻號也燔康居灰珍奇康居西域國也居音渠椎鳴鏑前

曰冒頓作鳴鏑今之髡箭也釘鹿蠡蠡音離匈奴有左右馳阬岸獲

昆彌昆彌西虜傲振方言振養馬人也字書振音真字書無傲字諸家並曰傲振為粟牘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五十七 列傳 四

西域國名也傳讀如此不知所出今有肅特國恐是也驅騾驢馱宛馬大宛國名出汗血馬

鞭馱馱馱音決馱音啼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

置四郡據守敦煌四郡謂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并域屬國一郡領方

并西域以屬國都尉主之以敦煌一郡部領西方也立候隅北建護西羌楊雄解嘲曰西

北一候孟康注云敦煌玉門關候也置護羌校尉以主西羌捶驅氏熨寥狼印苻捶擊

也寥狼猶擊擾也氏東擗烏桓蹂躪濊貊字音摩亦摩

契印苻並西南夷號云摩滅也蹂踐也南羈鈎町水劔強越羈係也鈎

也音吝濊貊東夷號也也水劔謂戎船將軍等下殘夷文身海波沫血穀梁傳曰越人

被髮文身沫血水沫如血郡縣日南漂檠朱崖武帝元鼎六年平南

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漂檠謂摩近之也說書音義曰珠崖言珠若崖也此作朱古字通茂陵

書曰珠崖郡都郎暉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暉音審部尉東南兼有黃支楊雄解

南一尉孟康注云會稽東部都尉也前書自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俗與珠崖相類也連緩

耳瑣雕題緩耳耳下垂即儋耳也禮記曰南方曰蠻雕

王逸注楚辭曰雕畫也題額也摧天督即天竺牽象犀椎蚌蛤碎瑠璃

甲瑇瑁狀觜觿郭義恭廣志曰瑇瑁形似龜出南海甲

之屬觿音子期反觿音以規反於是同穴裘褐之域同穴挹婁之屬也

共川鼻飲之國前書賈捐之曰駱越之俗父莫不袒跣

稽顙失氣虜伏稽止也方言曰顙額顙也以額至地而

恐喙言其恐懼如奴虜之伏也非夫大漢之盛世藉靡土之饒得御外

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

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政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三百高祖至平帝十一代

歷涉也合二百年涉三百年也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

章謂呂氏亂而文帝立昌邑廢而宣帝中興也皆莫能遷於靡州而背於咸

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榮義農已來

無茲著明夫靡州本帝皇所以育業周始祖后稷封邰公劉居豳文王居

關中故曰育業也霸王所以衍功戰士角難之場也廣

也秦都關中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尚書靡州厥田上上沃野千里原隰

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據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

海蠶生萬類濱近也前書東方朔曰漢都涇渭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梗枿檀柘

蔬果成實畎瀆潤淤水泉灌溉說文曰淤澱滓也顧野王曰今水中泥草也

漸澤成川粳稻陶遂薛君注韓詩曰陶暢也爾雅曰遂生也厥土之膏畝

價一金前書東方朔曰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一斤金也田田相如鑄

鑿株林相如言地皆沃美相類也廣雅曰鑄推也音甫袁反埤蒼云鑄鑄也謂以鎗鑿去林木之株葉

也火耕流種功淺得深以火燒所伐林株引水既之而布種也既有蓄積

阨塞四臨西被隴蜀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欽巖谷

在今雲陽縣穀梁傳秦襲鄭蹇叔送其子而戒之關函

守嶢山東道窮函函谷關也嶢謂嶢山之關也置列汧

隴靡偃西戎靡音擁拒守褒斜嶺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

無從杜塞谷口絕黃河中津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艘轉漕

相過東綜滄海西網流沙朔南暨聲諸夏是和尚書曰朔南方也

城池百尺院塞要害關梁之險多所衿帶聲教注云朔北方也

一卒舉礪千夫沈滯礪石也前書匈奴乘一

人奮戟三軍沮敗淮南子曰狹路津關大山石塞龍蛇

地執便利介冑剽悍可與守近利以攻遠剽疾也

士卒易保人不肉袒左傳鄭伯肉袒

肇十有二是為瞻腴尚書曰肇十有二州

先據則功殊高祖先

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修文德則財產富衍

進攻則自是

而要為政則化上篡逆則難誅地險固故進攻則自是

退守則有餘斯固帝王之淵囿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

亡新時漢之衰偷忍淵囿篡器慢違偷忍猶盜竊也徒

以執便莫能卒危卒音倉假之十八誅自京師莽居攝

天畀更始不能引維畀與也言更始不能

慢藏招寇復致赤眉易曰慢藏誨盜又曰負且乘致海

內雲擾諸夏滅微羣龍並戰未知是非赤伏符曰四夷

于時聖帝赫然申威張步等重起未知受命者為誰也

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聖帝光武也天人符謂受命

於皇上獲助於靈祇皇上謂天也尚書曰惟皇上帝降

萬曆二十四年刊

老父也立號高邑舉旗四麾也首策之臣運籌出奇虒

怒之旅如虎如螭詩曰闕如虒虎注云虎之怒虒然也

如螭杜預注左傳曰螭山神獸形也虒音呼交反師之攸向無不靡披蓋夫燔

魚剽蛇莫之方斯尚書今文泰誓篇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以燎羣

公威曰休哉鄭玄注云燔魚以祭變禮也也剽割也音之充反謂高祖斬蛇也

流沙要龍淵首鎮鄒龍淵劍解見韓稜傳說文鎮鄒大越春秋有

命騰太白親發狼弧騰馳也太白天之將軍莫邪劍

南禽公孫北背強胡西平隴冀東據洛都乃廓平帝宇

濟蒸人於塗炭成兆庶之疊疊遂興復乎大漢爾雅曰疊疊勉

也易曰成天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瘳差也而主上

方以邊垂為憂忿葭萌之不柔楊子雲長楊賦曰葭萌為之不安謂遠人也案

篤此賦每取子雲甘泉長楊賦事意此葭即遐也時蜀郡守將史歆及交阯徵側反盧芳亡入匈奴故云忿其

不柔未遑於論都而遺思靡州也遺猶留也方躬勞聖思以

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外信威於征伐展武乎荒裔

信讀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主椎結左衽鑿錡之君結音

髻前書尉佗椎結箕踞注云如今兵士椎頭髻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鑿音渠呂反山海經曰神

武羅穿耳以鑿郭璞注云金銀器之名未詳形制錡音牛于反埤蒼曰錡錡也案今夷狄好穿耳以垂金寶等

此並謂夷狄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之君長也

靡不重譯納貢請為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前書司馬相如

曰上猶謙讓而未俞也

意以為獲無用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略

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

存存也今國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時風顯

宣

前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濊湛音沈易通卦驗曰巽氣退則時風不至萬物不成冬至廣莫風

至立春條風至春分明無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閭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也

徒垂意於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

聖主納焉何則物罔挹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

運陰滿則虧

淮南子曰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有坐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

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挹而損之曰

何謂挹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而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

武力殺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故存

不忘亡安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客以利器不

可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淳澹與

篤後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闕京師篤之外

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

前書武賢狄道人為破羌將軍以勇武稱

左將軍軍慶忌之父

篤常嘆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吏

杜謂

周及延年並以文法著名也

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

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

防擊西羌請篤為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著賦誄

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

篇子碩豪俠以貨殖聞

王隆傳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以父任為郎後避

難河西為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為新汲令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在

今許州扶溝縣西也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初王莽

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為謁者著頌誄復

神說疾凡四篇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

夏恭傳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

千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以恩信為眾所

附擁兵固守獨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

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為文著賦頌

詩勵學凡二十篇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謚曰宣明君子

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

號曰文德先生

傅毅傳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未平中於平陵習

章句因作廸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勗迨及也勗勉也日月

逾邁豈云旋復尚書曰日月逾邁逾過邁行言日月之過往不可復還也哀我經營

旅力靡及旅陳也言已欲經營仁義之道然非陳力之所能及也在茲弱冠靡所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三十三 傅毅傳

庶立

禮記年二十日弱冠言已在弱冠之歲無所庶幾成立也

於赫我祖顯于殷國

謂傳說也

二迹阿衡克光其則

阿倚衡平也言依倚之以取說也

日爾尚明保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故曰二迹也言傳說功比伊尹而能光大其法則也

武丁興商

伊宗皇士

武丁殷王高宗也伊惟宗尊也詩曰思皇多士皇美也言武丁所以能興殷者惟尊皇美之士謂

傳說

爰作股肱萬邦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

易曰德積

載載重也

保膺淑懿續修其道漢之中葉俊乂式序秩彼殷

宗光此勳緒

中葉謂宣帝中興秩序也言漢代序殷高宗用傳說之事光太其勳功而用其緒胤

也謂傳介子以軍功封義陽侯傳喜論議正直為大司馬封高武侯傳晏為孔鄉侯傳商為汝昌侯建武中傳

後為昆陽侯也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自茲以墜誰能

革濁清我濯漑

言誰能革易我之濁而以清泉漑濯我也

誰能昭聞啓我童

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爰率朋友

尋此舊則契濶夙夜庶不懈忒

契濶謂辛苦也忒懈怠也忒差也秩秩大

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

詩大雅曰秩秩大猷聖人謨之秩秩美也

猷道也庶衆也式法也言美哉乎大道可以綱紀衆法若不勤勵則不能昭明其道不專一則不能深則農

夫不怠越有黍稷

尚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情農自安乃其罔有黍稷也誰能

云作考之居息

考成也言誰能有所作而居息

二事敗

業多疾我力

二事謂事不專一也疾害也言為事不專則多害其力也

如彼遵衢則

罔所極

則遵循也如循長路則不知所終極也

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

聽則溷於音

聿辭也溷亂也志不專一徒煩勞於我心兼聽衆聲則音亂

於戲君子

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

人當自勉修德義專志勤學不可自放逸年之

過往如流少有行邁行邁之人屢稅駕閑暇之日也

也言當自勛密勿朝夕聿同始卒密勿密勿黽勉也聿循也朝夕聿同始卒卒終也言朝夕黽勉

終始如一也毅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為

諷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

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

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清廟詩周頌篇名

由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為

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

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為主記室崔駰為主簿及憲遷大

將軍復以毅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

於當世毅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

篇

黃香傳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

不免喪免喪終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

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

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

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

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千乘

喜王伉章帝子也冠謂二十加冠也帝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

萬曆二十四年刊

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以爲東郡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矇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算錄遭值太平先人餘福謝丞書香代爲冠族葉令況之子也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効死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爲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頑孤忝聖恩又惟機

密端首至爲尊要

謂尚書令

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

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願乞餘恩留備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官臺煩事以畢臣香螻蟻小志誠瞑日至願土灰極榮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爲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十二年東平清河奏妖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衆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

倖延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飢乃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子瓊自有傳

劉毅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永元中坐事奪爵毅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兌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

賜錢三萬拜議郎

李尤傳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為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尤上書諫爭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為東觀郎著詩誄頌論數十篇

蘇順傳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間以才學見稱好養生術隱處求道晚乃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時三輔多士扶風曹衆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三輔決錄注曰衆與鄉里蘇孺文實伯句馬季長並遊宦唯衆不遇以壽終于家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珍傳

劉珍字秋孫

諸本時有作祕孫者其人名珍與祕義相扶而作秋者多也

一名寶南

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爲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駒駘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

詔珍與駒駘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云

葛龔傳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

龔善

爲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干人者龔爲作之其人寫之忘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爲之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事見笑林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永初中舉孝廉爲太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

蕩陰縣名今相州縣也蕩音湯辟

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爲臨汾令居二縣皆有稱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十二篇

王逸傳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有雋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算到魯賦靈光殿歸度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

張華博物志曰王子

崔琦傳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遊學京

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

請與交冀行多不軌軌法也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

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

帝舜德隆英皇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堯之女聰明貞仁事舜於畎畝之中事瞽叟謙讓恭儉思

周興三母列女傳曰太姜者太王之妃賢而有色生太伯仲靡王季化導三子皆成賢德

太王有事必諮謀焉太姪者王季之妃端懿誠莊維德

之行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而生文王太

姪者文王之妃號曰文母思媚太姜太姪且夕夕有莘崇

勤勞以進婦道文王理外文母理內生十男也有莘崇

湯列女傳曰湯娶有莘氏女德高而明伊尹為之媵宣

王晏起姜后脫簪列女傳曰周宣王嘗夜臥而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

政早朝晏罷齊桓好樂衛姬不音列女傳曰齊桓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

音之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

葉漸已頹虧貫魚不敘九御差池易曰貫魚以宮人寵謂王者之御宮人如

貫魚之有次敘不偏愛也禮后夫人已下進御之法云

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徧自下始以象月

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嬪已下皆九

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為九夕也世婦二十七人為

三夕九嬪為一夕夕夫人為一夕凡十晉國之難禍起於

四夕后當一夕故曰十五日一徧也麗獻公麗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尚書曰牝雞無晨牝雞

注云索盡也雌代雄鳴則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

舊圯剝至親左傳曰少陵長新間舊並后匹嫡左傳曰

周桓公曰並后淫女斃陳陳夏姬通於孔寧儀行父又

匹嫡亂之本也

靈公楚伐陳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詩小雅也番幽王之

滅之見左傳荷爵負乘采食名都易曰負且

親而以番為司徒之官荷爵負乘采食名都乘負也者

器寇必至也毛詩曰皇父孔聖作都于向皇父幽王后

之親黨也向邑也以詩人是刺德用不憚憚大也音呼

向為皇父食采邑也謂詩人刺番

為司徒及皇父都用其暴辛惑婦拒諫自孤暴虐也

德名辛以其暴虐故曰暴辛惑婦謂惑妲已也紂蝮蛇

智足以拒諫祖伊諫紂紂不從自孤為獨夫也

其心縱毒不辜字書蝮音福即蝎蝮也此當作蝮音芳

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

首分離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殺之尚書曰紂刳剔

而死武王乃斬初為天子後為人螭左傳曰螭魅魍魎

以輕呂之劍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獸形故以此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

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母后不能循用禮法爭競相

笑而後號號言初雖恃權執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

喪夏末嬉桀妃有施氏女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

放桀於心桀嘗置末嬉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湯遂南巢

趙武靈王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生子何乃

父及王遊於沙丘宮公子章以其徒作亂公子成與李

兌自國起兵公子章敗往走主父主父聞之成兌因圍

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於外孝武帝陳皇

霍欲鳩子身乃懼廢孝宣霍皇后霍光之故曰無謂我

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

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無德而貴寵

也生也左傳曰無德而祿殃也若慎其機事則有福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

固仗執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言不從失意復

作白鵠賦以為風風讀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外內

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

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

過之吏劉放曰案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伊尹

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復

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形乎冀
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爲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
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
輒偃而誅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
見君賢者情懷忍忍忍忍猶不忍也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
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弔論九咨
七言凡十五篇

邊韶傳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
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左傳趙盾坐而假寐杜注云不脫衣裳而臥也弟子私譏

之曰邊孝先腹便便

便音蒲堅反

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

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
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譏出何典記
譏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桓帝時爲臨潁侯相徵
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再遷北地太守入拜尚書令後
爲陳相卒官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

後漢書卷一百十上終

後漢書卷一百十下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張升傳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放湯六升代孫也

少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關涉也不羈謂超絕等倫不可羈束也其意

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者雖王公

大人終不屈從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

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仕郡為綱紀以能出
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
足趨明威戮乎趨急也對曰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
首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侏儒短人能為俳優也
梁傳曰魯定公與齊侯會于頰谷兩君就壇兩相相揖
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
曰兩君合好夷狄之人何為來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
之過也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
國君者非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君子仕不為已
門而出齊人乃歸魯鄆謹龜陰之田
職思其憂詩唐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憂職主也君子之居位當思盡忠不為已身豈以久
近而異其度哉遇黨錮去官後竟見誅年四十九著賦
誄頌碑書凡六十篇

趙壹傳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須
豪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乃作解擯後
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恩曰昔原大

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

原大夫謂趙衰之子盾諡曰宣呂氏春秋曰趙宣孟將之

絳見馮桑之下有臥餓人宣孟與脯二胸拜受之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孟更賜之脯二束遂去贖即續也秦越人還號太子結脈世著其神扁鵲姓秦名越

人適號號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若太子病所謂尸歷也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見設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

而精脯出乎車輪

說文輪車輜間橫木

鍼石運乎手爪

古者以砥石為鍼凡

鉞之法右手象天左手法地彈而怒之搔而下之此運手爪也今所賴者非直

車輪之精脯手爪之鉞石也乃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

命禮記曰祭司命鄭玄注云文昌中星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

謂遭仁遇神真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

班班明貌竊為窮鳥賦一篇其辭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罩

網加上機穿在下禮記曰羅網畢翳鄭玄注云小而柄長謂之罩機捕獸機檻也穿穿地陷

獸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繳以縷係箭而射者也羿子殼

左羿子謂羿也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鳥皆死墮其羽翼殼引弓也飛左

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

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

今振我西西協韻音先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以書心外用

告天天乎祚賢歸賢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又作刺

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曰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

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駁禮記曰五帝殊時不相公樂三

王異代不相襲禮樂禮則憂禮粗則偏矣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徵

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加其怨酷寧計尚書曰

生民之命唯利已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偽萬方佞諂日

熾剛克消亡舐痔結駟正色徒行莊子曰宋有曹商者

之益車百乘見莊子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鑿舐痔者得車五乘于豈舐痔邪何得車之多乎嫗媯名

萬曆二十四年刊

執撫拍豪強媼媼猶偃僕也媼音衣宇反偃蹇反俗立

致咎殃偃蹇驕捷情逐物日富月昌捷疾也懼懼也急

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

興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

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癥痕雖欲竭誠

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羣吠之信信

楚辭曰豈不思夫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安危亡於旦

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施積薪而待燃榮納

由於閃榆孰知辨其蚩妍閃榆傾佞之貌也行傾佞者

故法禁屈撓於執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飢寒於堯舜

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亡違

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

不可延左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順風激靡草富貴者

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抗麟倚門

邊伊優屈曲佞媚之貌抗麟高亢倜倜直之貌也佞魯生

聞此辭繫而作歌曰去奈宮音生執家多所宜咳唾自成

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老子曰被褐懷王言處甲

正變而不芳莖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

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光和元年舉郡

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

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分坐分別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著乃日往到門陟自強許通陟意未許通壹以壹數至門故尚臥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自勉強許通之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

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壹奉謁通名也

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屨韓詩外傳曰周

子高對齊景公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駕馬柴車可得而乘柴車弊惡之車也露宿其

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

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

矣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

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

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聞壹名大驚乃追書謝曰蹉

跌不面企德懷風虚心委質為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

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今日旦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

道屈尊門下

尊謂壹也敬之故號為尊

更啓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

夜豈待旦惟君明獻平有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

平怒

也敬壹故謂為所天

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脩前好則

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

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徒希慕也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

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

懸心遲仰之。劉放曰正文仁

兄案二漢未嘗相呼為仁兄且壹與皇甫未嘗相接何兄之稱劉表與袁譚言呼之仁君此下文亦有仁君作

是君字以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

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灾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

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以

夙退自引畏使君勞

詩曰大天夙退無使君勞蓋斷章以取義

昔人或歷說

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

歷說謂孔丘也

思士謂孟軻也

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

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

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

曷何也言區區之心不量已而君門禮記曰齊大飢黔

故為食於路以待餓者有蒙袂履負買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痰動膝

炎壞潰人有四關節請俟它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貺永以

自慰遂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

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著賦頌箴誅書論及雜文十六篇

劉梁傳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

寧陽縣故城在梁兗州冀丘縣南

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羣論時之覽者以為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其文不存又著辯和同之論其辭曰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

焉得由和與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

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

左傳劑作齊爾雅曰

劑剪齊也音子隨反今人相傳劑音在計反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

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

左傳晏子對齊

景公辭也

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為正

以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

稷

楚恭王名審左傳楚王曰生十年而喪先君故云少主社稷

失先君之緒覆楚國

之師

緒業也謂鄢陵之戰為晉所敗

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

首領以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諸

論法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左傳

曰大夫擇焉莫對及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子囊楚令尹名也

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

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寵榮也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

不謂恭乎大夫從之諡法既過能改曰恭案此楚語之文此違而得道者

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芋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殞於

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國語楚靈王子圍為章華之臺伍舉對曰

君為此臺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數年乃成左傳芋尹申亥申無宇之子也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

奸王命王不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圍以王歸王綸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劉放曰注楚靈王子

圍案文多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

愛而害之者也淮南子曰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司馬子反渴而未飲豎陽穀

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

而往之人帳中而聞酒臭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

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

美者也武仲臧孫紇也左傳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

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

言石能除已疾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

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悼子少

武子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不可訪於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

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悼子乃立季氏以公彌為馬正其後公彌立孟孫羯與共構

臧紇於季氏臧紇奔齊齊侯將與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鼠晝伏夜

出

動不穴寢期畏人之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不與田注曰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此鼠欲使怒而止也見左傳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茲此也念此事也在此身也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庶衆也言衆事恕已而施行斯可謂忠而有智矣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左傳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進回不爲義疚杜預注云回邪也疚病也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左傳曰晉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勃鞞以逆文爲成勃鞞晉寺人名披左傳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披斬其袪及文公歸國呂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以呂卻之難告之言初雖逆文公後竟成之也傅瑕以順厲爲敗左傳言鄭厲公爲祭後竟成之也蘇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以朝申侯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爲斷不在憎愛以道爲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北新城屬涿縣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前書文翁爲蜀郡太守興起學校比於魯

也衛庚桑瑣隸風移礨礨瑣碎也莊子曰老聃之後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礨礨之山居三年礨壘大穰礨壘之人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庶幾其聖人乎礨音猥礨音盧罪反

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

墨豈本志乎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

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

其教焉特召入拜尚書郎累遷後為野王令未行光和

中病卒孫楨亦以文才知名魏志楨字公幹為司空軍謀祭酒五官郎將文學與

徐幹陳琳阮瑀應瑒俱以文章知名轉為平原侯庶子

邊讓傳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

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章華臺解見馮衍傳楊雄曰辭人之賦麗以淫司馬相如作上林賦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

此為諷也其辭曰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前

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洞庭湖在今岳州西南右顧彭蠡之隩南

眺巫山之阿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死也王不可遊也巫山在夔州巫山縣東延目廣望騁

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死

也說苑此並司馬子綦諫昭王之言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

史記曰靈王次於乾谿樂乾谿不能去窮木土之技單珍府之實舉國營

之數年乃成技巧也單盡也國語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國君安人以

為樂今君為此臺也國人罷焉財用盡焉設長夜之淫

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軍國苦之數年乃成

宴作北里之新聲史記紂為酒池肉林使男女僕而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使師涓作新聲

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也於是伍舉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陳蔡二國先為

滅也乃作斯賦以諷之楚所也胄高陽之苗胤今承聖祖之洪

澤胄胤也高陽帝顓頊也帝系曰顓頊娶於滕隍氏建女而生老童是為楚先楚詞曰帝高陽之苗裔兮

列藩於南楚今等威靈於二伯老童之後鬻熊事周文王時封於楚其後子孫隆盛超有商之大彭今越隆周

之兩號國語曰商伯大彭豕韋左傳曰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達皇佐之高勳今

馳仁聲之顯赫皇佐謂鬻熊佐文王也左傳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干

人人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惠風春施神武電斷華夏

蕭清五服攸亂謂靈王承先世仁惠之風如春普施神武威被如電雷之斷决也五服甸侯綏

要荒也旦垂精於萬機兮夕回輦於門館設長夜之歡

飲今展中情之嫵婉嫵安也婉美也婉協韻音於願反竭四海之妙珍

兮盡生人之祕玩爾乃携窈窕從好仇窈窕幽閑也仇匹也毛詩曰窈窕

窈淑女君子好仇徑肉林登糟丘史記紂作糟丘酒池懸肉以為林也蘭肴山竦

椒酒淵流蘭肴芳若蘭也椒酒置椒酒中也楚詞曰蕙肴兮蘭籍桂酒兮椒漿激玄醴於

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以回望兮冀彌日而消

憂彌終也楚詞曰望瑤臺而偃蹇於是招宓妃命湘娥宓妃洛水之神女也相娥堯之

二女娥皇女英齊倡列鄭女羅楚辭曰二八揚激楚之相水之神也

清宮兮展新聲而長歌激楚曲名也淮南繁手超於北

里妙舞麗於陽阿

左傳曰繁手怡聲淫堙心耳乃忘和平陽阿解見馬融傳

金石類

聚絲竹羣分被輕袿曳華文

方言曰袿謂之裾釋名羅曰婦人上服謂之袿

衣飄飄組綺繽紛

組綬也綺綾也縱輕軀以迅赴若孤鵠之失

羣振華袂以逶迤若遊龍之登雲於是歡熯既洽長夜

向半琴瑟易調繁手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微音逝而流

散振弱支而紆繞今若綠繁之垂幹忽飄颻以輕逝今

似鸞飛於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修短靡

跌

跌蹉也長袖奮而生風清氣激而繞結

歌聲激發縈繞纏結

爾乃

妍媚遽進巧弄相加俯仰異容忽兮神化

化協韻音花

體迅

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雖復柳惠能不咨

嗟

柳下惠展季也家語曰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言其貞也

於是天河既回

淫樂未終清籥發徵激楚揚風

籥如笛六孔

於是音氣發於

絲竹兮飛響軼於雲中比目應節而雙躍兮

比目魚一名鱈

王餘不比不行今江東呼為板魚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游魚出聽

孤雌感聲而鳴雄

七發曰慕則羈雌迷鳥宿焉羈雌孤雌也

美繁手之輕妙兮嘉新聲之彌隆

於是衆變已盡羣樂既考

考成也

歸平生風之廣夏兮脩

黃軒之要道

黃帝軒轅氏得房中之術於玄女握固吸氣還精補腦可以長生說苑雍門周說孟

嘗君曰廣夏窳房下羅幃來清風

携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嬪之素肘

西子

西施也越絕書曰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毛嬪毛嬪也莊子曰毛嬪麗姬人之美者形

便娟以嬋媛兮若流風之靡草

淮南子曰今舞者便娟若秋葍被風葍白芷也

美儀操之姣麗今忽遺生而忘老爾乃清夜晨妙技單

收尊俎徹鼓盤張衡七盤賦曰歷七盤而徒躡也惘焉若醒撫劍而歎

醒酒病也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難美呂尚之佐周善

管仲之輔桓將超世而作理焉沈湎於此歡於是罷女

樂墮瑤臺思夏禹之甲宮慕有虞之士階舉英奇於仄

陋拔髦秀於蓬萊君明哲以知人官隨任而處能能協韻音

乃來反百揆時敘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繼高陽

之絕軌崇成莊之洪基史記楚成王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於天子莊王成

王孫也蘇伍舉蘇縱之諫罷淫樂聽國政所誅數百人所進數百人國人大悅雖齊桓之一匡

豈足方於大持穀梁傳曰齊桓公為陽穀之會一匡天下匡正也爾乃育之以

仁臨之以明致虔報於鬼神盡肅恭乎上京言楚無專周室馳

淳化於黎元永歷世而太平大將軍何進聞讓才名欲

辟命之恐不至詭以軍事徵召既到署令史續漢志曰大將軍下

有令史及御史屬三十一人進以禮見之讓善占射能辭對時賓客

滿堂莫不羨其風府掾孔融王朗並脩刺候焉朗字景興魏志

有傳議郎蔡邕深敬之以為讓宜處高任乃薦於何進曰

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為元龜華髮白首也元龜

龜所以知吉凶尚書曰格人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

以或加韓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也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

學士皆潔白之人也又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

聰明賢智髻亂夙孤不盡家訓

髻剪髮為髻也 亂毀齒也

及就學廬

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

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

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眾夫

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

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

劉放曰案文

多一者字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瓌

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鷄多

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

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

一足焉呂氏春秋曰白圭對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也函容也洎

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恨邑

恨邑憂憤

也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鬱割之間

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若

以年齒為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阿宰

之功

說苑曰子奇年十為阿宰有善績

苟堪其事古今一也讓後以高

才擢進屢遷出為九江太守不以為能也初平中王室

大亂讓去官還家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

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郡就殺之文多遺失

酈炎傳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炎有文才解音律

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有志
氣作詩二篇曰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脩翼無卑栖
遠趾不步局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
忽誰能逐賢愚豈嘗類稟性在清濁富貴有人籍貧賤
無天錄富貴者為人所載於典籍也貧賤者不通塞苟
由已志士不相卜言通塞苟若由已則志士不須相卜也故蔡澤謂唐舉曰富貴吾自取之
所不知者壽也陳平敖里社韓信釣河曲終居天下宰食此萬
鍾祿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岳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
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
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

才抑不用遠投荆南沙賈誼欲革漢土德改定律令絳侯周勃及灌嬰共毀之文帝以

誼為長沙太傅見前書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伯樂安得孔仲

尼為世陳四科炎後風病慌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

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熹

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盧植為之誄讚以

昭其懿德

侯瑾傳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

作為資暮還輒斲柴以讀書難古常以禮自牧獨處一

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稱疾不到作

矯世論以譏刺當時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覃靜也以莫知於世故作應賓難以自寄又案漢記撰中興以後行事為皇德傳三十篇行於世餘所作雜文數十篇多亡失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為侯君云

高彪傳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無錫今常州縣家本單寒至彪為

諸生遊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常從馬融欲訪大義融

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風問風猷

問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莫一見龍光以敘腹

心之願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龍寵也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周公

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

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病傲士故其宜也融

省書慙追還之彪逝而不顧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

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

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

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曰文武將墜

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虔古之君子即戎忘身易

不利即戎司馬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援枹鼓即忘其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左

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尚書曰勛哉夫子尚桓桓桓桓武貌呂尚七十氣冠三軍詩

人作歌如鷹如鸛太公年七十遇文王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天有太一

五將三門

太一式

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發三門

有九變丘陵山川

孫子九變篇曰用兵有散地有輕地

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為輕地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眾為衢地入人地深倍城邑多為重地行山林阻沮澤難行之道為圯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為死地通九變之利知用兵矣。劉放曰注有**人有計策六奇五間**陳平凡出

汜地案孫子汜當作圯

六奇策孫

子曰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知人君之寶也。因問者因其鄉人而用之也。內問者內其官人而用之也。反問者因其敵間而用之也。死問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得於敵者也。生問者是反報之者也。

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

總茲三事謀則咨詢

事而詢謀於

眾

趙得廣武君李左車解其縛而師事之而此作

廣野案廣野君酈食其無韓信師事處蓋誤也

聖石碯純臣以威克愛以義滅親

周公誅管蔡石碯殺

書孫寶曰周公上聖邠公大賢尚書曰威克厥愛

允濟左傳曰石碯純臣也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真忘富遺貴福祿乃

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

曲道以合時

先公高節越可永

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邕等甚美其文以為莫尚也後

遷內黃令帝勅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

洛陽城東

詔東

觀畫彪像以勸學者彪到官有德政上書薦縣人申屠

蟠等病卒於官文學多亡子岱亦知名

張超傳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三十一

列傳

六

張超字子並河間鄭人也

今贏州鄭縣

留侯良之後有文才

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儁征黃巾為別駕司馬著賦頌

碑文薦檄牋書謁文嘲凡十九篇超又善於草書妙絕

時人世共傳之

禰衡傳

禰衡字正平原般人也

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般音卜滿反

少有

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荊州建安

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

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

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

陳羣字長文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温人

對

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

趙為益寇

將軍兄魏志

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

略

曰衡見荀儀容但有貌耳故可弔喪趙有腹大健噉唯肉故可監厨也。劉放曰注有腹大案舊作腹尺

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

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

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上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

思俾乂

尚書帝曰咨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俾使也乂理也

旁求四方以招賢

俊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

尚書帝堯曰疇

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疇誰也熙廣也載事也陛下獻聖纂承基緒遭

遇危運勞謙曰昊

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敘文王德曰自朝至于日中昊不暹暇食言

不敢懈惟岳降神異人並出
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公孫弘傳贊曰異人並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

才卓礫初涉藝文升堂覩與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

瞥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真

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前書曰桑弘

子以心計年十三為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子儒為郎上

其事後購求得書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

如讎國語楚藍尹亶謂子西曰夫闔任座抗行史魚厲

節殆無以過也呂氏春秋魏文侯飲問諸大夫曰寡人

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驚鳥累伯不如一鶚鄒陽上

子是以知君不肖君也

也鶚大使衡立朝必存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空涌解疑

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前書賈誼

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終軍欲以長纓牽致

勁越前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

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

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

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曰

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曰血脉理也昔秦穆

公如此七日寤寤而曰我之帝所甚樂今主君之疾與

也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

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

諸本並作臺牧未詳其義融集作堂牧飛

兔騾曩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

呂氏春秋曰飛兔騾曩古駿馬也高誘注曰日

行萬里王良伯樂善御人也

臣等區區敢不以聞融既愛衡才數稱

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

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

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

脫其故衣更着岑牟單絞之服

文士傳曰魏太祖欲辱衡乃令人錄用為鼓史

後至八月朝普天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緇制作衣一岑牟一單絞及小禪通史志曰岑牟鼓角

士青也鄭玄注禮記曰絞蒼黃之色也

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搥蹠躅而

前

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搥蹠躅地來前躡鼓足脚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參搥而去至今

有漁陽參搥自衡始也臣賢案搥及過並擊鼓杖也參

搥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

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

據此詩意則參曲奏之名則過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

下云復參搥而去足知參搥二字當相連而容態有異

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容態有異

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

鼓史何不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次

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着之畢復參搥而

去顏色不作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

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

雅正也言大雅君子不當爾

因宣操區區

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

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着布單衣踈巾手持三

尺稅杖

說文曰稅大杖也音侏結反

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吏白

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
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
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
之臨發眾人為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
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
眾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眾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冢臥
者為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
其才名甚賔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
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

以抵地表無然為駭

無然怪之也音撫

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

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耻不能

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

為作書記輕重踈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

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

射音亦

為章陵

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

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

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

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

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

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

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

大會

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

等道

死公罵言也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

祖大怒令五百將出

五百猶今之問事也

解見宦者傳

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

衡卽時殺焉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斂

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贊曰情志旣動篇辭爲貴

毛詩序云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詩者志之所之故情志動

而篇辭作斯文章之爲貴

抽心呈貌非雕非蔚

雕斲也易曰君豹變其文蔚殊狀

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

楊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

麗以淫禮記曰不辭費

後漢書卷一百十下終

